

略論郭嵩燾及其經學成就

唐菁霞

摘 要

郭嵩燾「明體達用」、「立身制行」、「漢宋兼採，不主一說」、「實事求是」的治學觀念充分表現在經學此一學術成就上，復因清末學術無論是交匯和比較、超越等層面均強調道德修養、實踐事功和力矯末俗、濟世利民之大志，郭嵩燾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開展其憂時憤世的積極進取精神，以其學問根柢與超前識見一擊官場的無知顛預，無畏流俗橫議，在郭氏已為人熟知的理學實學、洋務工作以外，本文試從郭氏生平與經學兩線切入，略論其大要。

關鍵詞：郭嵩燾、《禮記質疑》、晚清經學、《使西紀程》、〈養知學案〉、湘軍

正文

一、前言

郭嵩燾是個多面向的人物，其身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見證清室由盛轉衰的歷史，對內經歷太平天國之亂與兩次鴉片戰爭，對外則目睹西方列強侵略，可說是近代中國的見證者。首任中國駐外大使的身分讓他身陷時代風暴，飽受輿論；經歷政治、人事的傾軋糾葛，不變的是對生命與抉擇的堅持。繁華落盡的晚景生涯則投入禁菸與辦學的推動，以其求真求實的經世思想傳承治學立身制行的目標，其顯現出的生命韌性與獨醒眼光有如薄霧晨星，為陰暗晦澀的晚清開啟一道黎明曙光。

本文以郭嵩燾生平為主線，以與郭氏生平相始終的政治事務與學術研究（經學成就）貫串全文，以政治上的抑鬱對比學術成就上的燦爛，期能對郭嵩燾生平最重要的兩項議題有大略的了解。

二、郭嵩燾其人

郭嵩燾（1818-1891），湖南湘陰城西人，乳名齡兒，學名先杞，後改嵩燾，字伯琛，號筠仙、雲仙、筠軒、仁先。因嘗避太平軍亂，居湘陰縣東之玉池山，別署玉池山農，晚更號玉池老人。築室曰養知書屋，故學者又稱為養知先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蘇松糧道、兩淮鹽運使、廣東巡撫，官至兵部左侍郎，充出使英法大臣。曾國藩言其「篤摯悱惻，能任事也」，¹為湘軍集團重要成員，其「創釐捐以濟師，練戰船以剿賊，尤為兵餉大政所係」，²論者以為「湘軍財神」。對於郭嵩燾一生行事個性，李鴻章、王先謙、黃嗣東等人皆有論述：

1 〈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見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9。

2 〈合肥李鴻章臚陳事實疏〉，見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9。

公於仕宦澹然若無與，而職分當盡，必有以自立。³

公自幼端慤，有成人之度，……雖蓬戶獨處，其意淵然。以天下爲量，尤自厲勤苦。質直好義，必忠必信，矢之終身，蓋其得於天性與自力於學者。⁴

故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氣矜罔，不歸於和劑；於必應辨難者，仍據理直爭無畛借，西人咸敬服焉。⁵……律己厚而待人寬，嘗言：「廉者，君子以自責，不宜以責人；惠者，君子以自盡，不宜以望於人，時以爲名言。」⁶

寢疾爲遺令數千，言喪祭勿得過先人，不計不用浮屠法，子孫不得乞。⁷

郭嵩燾爲官力求盡忠職守，卻對名祿澹然，展現不凡胸襟；「蓬戶獨處」包含《大學》所謂「君子慎獨」之意，然郭嵩燾則進一步將華門蓬戶的生活泰然處之。其正直、忠信、自力勤苦，得之於「天性」與「自力勤學」，且終身奉行。對西人的態度則是「循之以理」，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同時「屏氣矜罔」的表現在於「一持公誠」，秉持公平真誠的態度與英國人應對互動，而非只是委屈、委身應和而已，這是作爲一個外交人員應有的氣度，也是一個人自律自持、有爲有守的表現，無怪乎西人咸皆敬服。重病臥床之時的遺令再三交代：葬禮祭祀的排場不得超乎祖宗先人，同時

3 〈合肥李鴻章兵部侍郎郭公墓表〉，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1。

4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5。

5 《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譯有西人庫伯爾敘《郭侍郎小傳》，其云：「爲人和厚，靄然可親，外文明而內剛健，胸懷坦直，使臣罕有其比。……華官遇事每多畏縮推諉之弊，公獨不然，但使稍加圓通，則其見用於國，當不止此。惜乎命運多舛，如居湯沸之中，而爲疑謗所叢。無知腐儒，畏而恨之，使公去位，不與同商國是。光緒元年，幸蒙聖鑒，簡派駐英欽差大臣，蓋創舉也。……自郭公出洋後，乃使西人有敬愛華人之心。於郭公之回華，同聲悵惜。蓋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郭公之可愛可親者也。」見鍾叔河主編：《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長沙：嶽麓書社，1984年），頁1018-1019。

6 〈長沙王先謙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銘〉，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28-29。

7 〈漢陽黃嗣東湘陰郭公墓誌銘〉，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35。

喪祭之禮不可過於隆重、不可僭越先人之繁，不必去考慮、也不要去使用佛教的喪儀，因佛教的喪禮，歷來有隆盛繁瑣之嫌，因此遺告家人，不事此浮屠喪法；同時後世子孫必須自食其力，勉勵修為，不得行乞。以上說明了：郭嵩燾不僅是一湘籍大員，更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著。

然而郭嵩燾的仕途卻是崎嶇困蹇，百般無奈，《晚晴簃詩匯》說他「開敏忼爽，以經世自負。撫粵東，與同官齟齬，罷歸，再起使歐西，鞏討彼都政事，知舊法窳敝，亟議更張。其時風氣未開，詬厲叢集，使還，遂謝病。⁸」關於這段「詬厲叢集」的歷史，郭嵩燾從咸豐九年贊僧格林沁軍防之時，就為了英人進犯津沽，僧格林沁欲撤北塘之議不合而罷歸，郭氏在咸豐十年十月初十致鶴丈一書云及：「僕愚劣，亦略聞君子之義矣，豈敢違公論以揚僧邸之過？世俗之悠悠，能知而辨知者甚少。故惟以一退自全，而明吾出處之正。⁹」同治年間署理廣東巡撫，適瑞麟督兩廣，督撫同城本就有互相牽制之弊，而瑞麟貪鄙昏庸，二人議事相左，郭嵩燾又疏於調度，治兵多所貽誤，事下左宗棠，左氏不顧姻家之誼而四度彈劾郭氏，欲使去位而後已，郭氏對於此事深有感概，道左宗棠「言誣心酷」，耿耿未能釋懷：

某公不察事理，不究情勢，用其詭變陵躒之氣，使朝廷耳目全蔽，以枉鄙人之志事。其言誣，其心亦太酷矣。區區一官攘以與人無足校也，窮極誕誣以求必遂其志，而使無以自申，而後朋友之義以絕。¹⁰

再者，光緒年間郭嵩燾擢兵部侍郎、出使英國大臣，副使劉錫鴻亦事事齟齬之。郭氏出使的背景是因為清廷在「馬加理案」後，¹¹與英國簽訂《煙臺條約》，派遣郭

8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刊本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77-78。

9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07。

10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刊本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95-96。

11 英國為在中國西南擴張勢力，擬修建從緬甸仰光到雲南思茅地區的鐵路，於1874年派上校官柏郎率領武裝「探路隊」近二百人，企圖由緬甸進入雲南，英國駐北京使館派翻譯官馬加理前往迎接。1875年2月，馬加理帶領武裝「探路隊」由緬甸闖入雲南，騰越人民在雲南邊境殺死了馬加理，並把柏郎率領的「探路隊」趕回緬甸。英方認為署雲貴總督岑毓英主謀此事，中英雙方交涉遂始。1875年7月英方與清政府簽訂了《煙臺條約》，此條約由北洋大臣李鴻章和英使威妥瑪簽署，共分三部分十六款：第一部分規定派一高

氏於光緒二年（1876）出使英國，為中國首任駐英公使，行前郭氏因任總理衙門行走一職，有言事之責，遞上〈請將黔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認為洋人「到處遊歷，載在條約，原所不禁，又領有照會護送，而馬加理被戕一案距今已踰十月，辦理尚無端倪。撫臣岑毓英於此誠難辭咎。」¹²建議將岑毓英「交部嚴加議處，以明其未能先事豫防之咎，而後嚴查動手戕斃馬加理各犯」，¹³然而當時鄙夷觀念仍深植人心，此摺受到嚴厲的輿論攻擊，郭氏在此摺後記中指出：「鄙人橫遭訾毀，為京師士大夫所不容，所據為罪狀者，即此疏也。……辦理洋務之不得其平，亦由士大夫太無學識之過也。」¹⁴郭嵩燾成為中國近代第一位駐外公使的光芒也被「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指以為勾通洋人」¹⁵的批評所掩蓋。

郭嵩燾出使英國期間所著日記《使西紀程》紀錄途經的十八國地理位置、山川形勢、風土人情、宗教信仰，¹⁶對於西方民主制度和人心風俗的讚揚，雖為持平之見且就事立論，卻引起守舊派官員與士大夫的口誅筆伐，何金壽嚴劾郭嵩燾「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¹⁷李慈銘對《使西紀程》斥為：「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

級使團前往英國道歉，並向死者家屬賠款白銀二十萬兩；第二部分規定須制訂中國與各國外交官交往禮儀條款；第三部分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為通商口岸，所有目前通商口岸之租界免收洋貨厘金。1877年，清政府派郭嵩燾擔任駐英公使，此為中國派任外交官駐外之始。

12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241-1242。

13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243。

14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卷十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245。

15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三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854。

16 途經國家計有新加坡、越南、暹羅、波斯、土耳其、希臘、義大利、法國、埃及、摩洛哥、英國等十八國。見成曉軍：《晚清第一智庫——曾國藩的幕僚們》（台北：捷幼出版社，2002年6月），頁146。

17 鍾叔河云：「何金壽原疏未見」。據王闓運《湘綺樓日記》光緒三年六月十二日記：「何金壽本名何鑄，昨疏劾郭筠仙『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有詔申斥郭嵩燾，毀其《使西紀程》版。」見鍾叔河，楊堅整理：《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總序》（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頁2。另據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所記：《使西紀程》才刊行便「有詔毀版」，時在光緒三年六月十二日。因此《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導言》認為甫抵英倫便「一參再參」郭嵩燾的人應是同有密摺奏事的副使劉錫鴻，且清廷禁止《使西紀程》刊行的時間已在郭氏抵達倫敦近半年之後，因而郭氏自述赴任「未及兩月，一參再參」造成《使西紀程》毀版。見錢鍾書主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頁7、27。

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震海歸心」，¹⁸對此「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¹⁹認為「嵩燾之為此言，誠不知是何肺肝」。²⁰在頑固守舊的氛圍與輿論影響之下，清廷將《使西紀程》毀版。對於一連串的政治打擊，郭嵩燾坦然面對並且極度自信：

數十年出處進退，以及辭受取與，一皆準之以義，未嘗稍自貶損；於人世議論毀譽，一無所動於其心。²¹

無所求容於世，雖見排擊，而道無詘，心亦無悔。²²

以儒家「出處進退」、「辭受取與」的仁義觀念自我要求，並且無憾無悔，這樣的人格魅力令人景仰。

光緒四年（1878）郭氏兼任駐法公使，隔年撤任回國，返鄉「不談洋務」，「正惟舉天下人不知，又方以為忌諱」，²³創設禁煙公社，主講城南書院，創辦思賢講社，致力教育文化與著述，歸鄉的十多年間寫成《禮記質疑》、《大學質疑》、《中庸質疑》、《訂正朱子家禮》、《周易釋例》等書，²⁴其中《禮記質疑》是郭嵩燾「退歸田里而精

18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九（台北：文光出版社，1963年），頁5133。

19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九（台北：文光出版社，1963年），頁5135。

20 李慈銘：《越縕堂日記》九（台北：文光出版社，1963年），頁5135。

21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光緒十九年養知書屋刊本影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頁103-104。

22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一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08。

23 陸寶千：《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10月），頁289。

24 清人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一書中詳列郭嵩燾一生撰述，計有：《養知書屋奏疏》十二卷、《養知書屋讀書記》、《大學章句質疑》一卷、《中庸章句質疑》二卷、《校正朱子家禮》六卷、《郭氏家譜》六卷、《例言》一卷、《會合聯吟集》一卷、《玉池老人自敘》一卷、《史記評註》、《養知書屋尺牘》、《養知書屋官書》、《周易辨例》四卷、《毛詩餘義》二卷、《綏邊徵實》二十四卷、《慎終錄》、《思舊錄》、《嘉言錄》、《莊子箋注》、《讀船山王子註》、《日記前編》、《四書義前編》、《胡文忠公行述》一卷、《山東稅務奏議章程定本》七卷、《罪言存略》二卷、《使西紀程》二卷。見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卷四（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頁14。然王興國《郭嵩燾評傳》對於郭嵩燾一生著作有更為清晰的論述，「著作繁富，有存有亡」一節中記載郭嵩燾一生著作達40餘種，有些在郭氏生前身後刊刻出版，還有一部分未刊，並且大部分已經散佚。統計共有19種已刊著作，未刊或佚者合計23種。見氏著：《郭嵩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

治經學」的具體成果，²⁵歷來最受學界重視。

三、郭嵩燾經學成就

（一）治經玩本，明體達用

晚清學者特重道德與人格修養，希冀對社會風氣與世道人心有所砥礪轉移，在經世致用的學術背景下，學者強調由學問、政事而至王道濟民，可說是懷抱著滿腔熱情。郭嵩燾也不例外，從傳統科舉仕途出身的郭嵩燾，其學術背景在《清儒學案》卷第一百八十二「養知學案」可略窺一二：

養知始宗晦庵，後致力於考據訓詁，其治經先玩本，文采漢宋諸說，以求義之可通，博學慎思歸於至當。初不囿於一家之言，故能溫故而知新，明體以達用。²⁶

可知郭嵩燾治學剛開始以宗宋學朱熹為本，其後受到乾嘉時代風氣影響而致力考據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同時注重學問本源之探討，暢經通之遠旨，反覆賞玩；為求真理至當之言，兼採漢、宋，不囿於一家之說而能明辨事理以達致用。這樣的治學態度在當時是極為開通的，雖則嘉道之際湖湘學派已成為宋學復興的一大重鎮，然此時宋學重點不在於性理義蘊的闡發，而是著重強調程朱理學的經世功用，²⁷郭嵩燾「明體達用」的學術特色便是學術的經世功能展現。嘉慶後期至道光、咸豐年間，調和漢、宋的傾向更為明朗，如陶澍、曾國藩、郭嵩燾等人均力主調合漢、宋，但郭嵩燾在近代官員中治學成績與治學態度是較為豐富光彩、開明通闊的。

頁 186-200。

25 陳澧〈禮記質疑序〉云：「其以封疆大吏退歸田里而精治經學，則昔之經師所未有也。」見郭嵩燾：《禮記質疑》（長沙：岳麓書社，1992 年），頁 4。

26 徐世昌等編纂：《清儒學案》第五冊（臺北：燕京文化，1976 年 6 月），頁 3149。

27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80-81。

(二) 漢宋兼採，不主一說

乾嘉時期的漢、宋之學兩分到同、光年間的學術融合現象，是一個較為普遍性的觀察，與郭嵩燾同時之潘祖蔭，對於治經的看法也反映了當時漢、宋兼採，不主一說的學術態度：

孔穎達《禮記正義》堅不破注，無一字出入，然其疏《易》及《春秋左傳》，則又時匡鄭短：蓋治經之道貴於明辨審思，衷其是非，無取專己守殘、阿黨苟同也。²⁸

在「基於宋而兼采於漢」的學術風氣籠罩下，郭嵩燾在經學方面最成功的論著——《禮記質疑》兼采諸義，平心無私，受到廣泛的稱譽與迴響：

茲讀郭伯琛丈所著《禮記質疑》，條舉其說，櫛疏帶說，務融會於六藝、貫通於諸子，兼采宋以後諸家之義；平心衡量，無門戶騎牆之見，無攻擊爭勝之心。²⁹

郭嵩燾在粵撫時期納交的陳澧，在《禮記質疑·序》中則言：

一句一字，注目研思，紬繹乎禮文、反復乎注疏，必求心之所安而後已；其有不安，則援據群經、稽覈六書而爲之說。故有易注者，有易疏者，有與注疏兼存者，於國朝經師中卓然爲一家。其以封疆大吏退歸田里而精治經學，則昔之經師所未有也。³⁰

此處有二點須提出說明：其一是《禮記質疑》所疑之處，據陳澧觀察至少有「易注」、「易疏」、「注疏兼存」而另發己義者，今據陳玖琪《郭嵩燾禮記質疑駁議鄭注、

28 郭嵩燾：《禮記質疑·潘祖蔭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5。

29 郭嵩燾：《禮記質疑·潘祖蔭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5。

30 郭嵩燾：《禮記質疑·陳澧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4。

孔疏之研究——以禮制為例》一文，《禮記質疑》中匡正鄭《注》、孔《疏》，兼駁、單駁鄭《注》、孔《疏》；以及《禮記質疑》補正鄭《注》、孔《疏》，兼補、單補鄭《注》、孔《疏》所做的種種「質疑」歸納是更加細密的。³¹其二是陳澧對郭嵩燾封疆大吏與國朝經師的身分做一連結，認為退歸鄉里的郭嵩燾仍能精治經學，乃清代以來所未有。

（三）即經循考，實事求是

郭嵩燾訓詁考證的著作很多，並且涉及經學、子學等方面，僅以現存的經部書目而言，有《禮記質疑》、《中庸章句質疑》、《大學章句質疑》、《毛詩餘義》、《校訂朱子家禮》、《尚書疑義》、《詩疑義》、《鄉黨義》（後三本為未刊著作，合訂為一本，稿本存於湖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其豐富成果與「質疑」精神來自於對經典的「即經循考」，實事求是，從郭嵩燾《禮記質疑·自序》更可以窺見郭氏治經的謹慎與突破：

有疑則標誌簡端，乃益求之注疏，討論其源流得失；積久而疑愈多，於是求之《儀禮》、《周官》經，推測其立言之旨。凡戴《記》所錄，皆發明二經之異趣者也；二經所未具，亦常推廣而補明之。³²

嵩燾區區，時有疑義，一准之經，以校注之有合與否，不敢意為從違。……即經以求之，而後儒所以為離合得失可循考而知也。嵩燾於此粗涉其藩籬，所以樂發其疑，將徐俟其有悟焉，庶以求益也。³³

細繹源流，詳考得失，輔以經典來推測、發明旨趣；同時疑義之處不敢以己意相合，「一准之經」，力圖符合古代典籍原義而不妄下己說；注重前人研究成果之餘，也能突破舊說，提出新解，樂發其疑，這是非常積極進步的治學觀點。

31 陳玖琪：《郭嵩燾禮記質疑駁議鄭注、孔疏之研究——以禮制為例》，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在職碩士班學位論文，2007年6月。

32 郭嵩燾：《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1。

33 郭嵩燾：《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2。

(四) 熟讀經典，多所啟發

郭嵩燾嫻習儒家經典，對許多著作均有個人精闢見解，如對於《春秋》一書，認為：「託始隱公者，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聖人一取而裁正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所據以正天下之諸侯者周法也。」³⁴對於《周官》一書，認為：「《周官》九兩繫邦國之民，兩者比而合之，聯而屬之。聖人知民之情散而無紀，羣而無序；無紀則亂，無序則爭。使相與比合聯屬以自為理。……分民以與天下共之，使自為聚而後民氣深固而不可搖。」³⁵對於《禮》則認為：「竊論《禮》者徵實之書，天下萬世人事之所從出也，得其意而萬事可以理，不得其意則恐展轉以自牾者多也。」³⁶對於《詩經》則論道：「蓋《詩》之用廣矣，其於盛衰興廢得失之原，徵之人事，準之世變，其詞婉，其義深，夫子蓋刪而述之，以垂經世之大用。」³⁷對於《易經》，認為：「夫《易》者何？陰陽而已矣。聖人錯綜陰陽之數，以盡事物之變。用捨、進退、動靜、語默、得喪、窮通，因乎時義以消息天地之大用，而四時鬼神莫能違焉。」³⁸對於《中庸》，認為：「涉歷世故，積歲已多，值世變之殷煩，考古人之成迹，乃知聖人開物成務，所為過化存神者，非有異術也。知足以知之，仁足以裕之，勇足以行之。而積誠以循乎自然之節為時措之宜，則幾於化矣。故夫知、仁、勇者所以為行道之資也，知此而《中庸》全書之言必可瞭然無疑也。」³⁹論《大學》，則云：「聖人之學，成己成物而已，而功莫大於成物。……《大學》之道兼成己成物二者，而成物之功用一皆所以自明其明德，而無待外求，故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⁴⁰以上通經致用的治學觀點鮮明地表現出郭嵩燾研究經書的基本立場與詮釋角度，同時他將研究視角延伸至史地學，主張圖志合一，以證地理；

34 郭嵩燾：〈春秋始隱公說〉，《養知書屋文集》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53-54。

35 郭嵩燾：〈周官九兩繫民說〉，《養知書屋文集》卷一（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54-56。

36 郭嵩燾：《禮記質疑·自序》（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2。

37 郭嵩燾：〈毛詩餘義自序〉，《養知書屋文集》卷八（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365。

38 郭嵩燾：〈重刻瞿唐來氏周易集注序〉，《養知書屋文集》卷四（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47-148。

39 郭嵩燾：〈中庸章句質疑序〉，《養知書屋文集》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08-109。

40 郭嵩燾：《禮記質疑》卷四十二（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693-694。

⁴¹引史經世，據理辨之，可說是較為全方位的學者。

（五）立身制行，一本於學

晚年歸隱的郭嵩燾，在講學著述的過程當中，也把自己畢生讀書的心得與理念，分享給鄉里學子，由此可窺郭嵩燾學問本原。郭嵩燾在光緒八年八月初一思賢講舍首次會講時對學生說：

讀書必自經始，讀經書必自訓詁始，學問本原，必由於此。要之，訓詁考訂，著書名家，學中之一藝耳，其本原在立身制行。⁴²

明揭讀書須從經書入手，乃因大處著眼，先立其大，此與宋儒程伊川「求入其門，由於經乎」的見解是一致的；然讀經書必須從訓詁此一方法來徹底地洞悉，由字入詞，由詞盡義，務求實際了解，得心之所安。換句話說，訓詁考訂只是做學問的方法，「學中之一藝耳」而不可沉迷太過、鑽研太甚，郭嵩燾在〈大學章句質疑序〉便批評道：「朱子之言理，後人無能有易也，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可以言學而不可以釋經。⁴³」因此做學問的目標仍是「立身制行」，修身成己，求為世用且能為世用，不可拘泥於文字義理。同時化民成俗之功，也需立「學」：

推《大學》之精義，於「明明德」、「親民」二者以發明聖人立學之原，人才之所以成，風俗之所以厚，一本之於學。⁴⁴

由上述可知郭嵩燾非常重視學問根柢，而後成人才教育、人心風俗之用。關於為學方法，郭嵩燾有言：

41 「言地理者必資於圖。州縣地志之名圖經，山水方域於是焉詳，故亦或曰圖記，或曰圖志。圖以為經，志以為緯。」見郭嵩燾：〈湘陰縣圖志序例〉，《養知書屋文集》卷七（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316。

42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四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04。

43 郭嵩燾：〈大學章句質疑序〉，《養知書屋文集》卷三（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06。

44 郭嵩燾：《禮記質疑》卷四十二（長沙：嶽麓書社，1992年4月），頁693。

古賢言爲學先立乎其大，語本孟子。所以謂之大者，心爲五官之主，萬事之宰也。而君子之所以爲學，亦正須於大處著眼。程子所謂大其心使開闊，正以學問規模，須是展放得大，庶足以盡天下之理。⁴⁵

引程顥所謂「大其心」、「使開闊」、「盡天下之理」的宋學方法，開闊其心以窮究事理學問，說明了郭嵩燾治學的基礎在於宋學，而漢學中的「訓詁考訂」研究只是通透事理的必須方法，一種必要的研究過程，終極目標仍是要通經致用，這在經世風氣籠罩的氛圍下，是一種力求變通、自立自強又符合時代需求的學術取向。

四、結論

自言「上憂朝廷，下念民生之艱，無日不以疚心。」⁴⁶的郭嵩燾，一生坎坷的遭際豐厚其生命與學術成就，面對這樣的悲劇人物，除了說郭氏是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孤獨的前行者以外，更多的感慨是這歷史的造化。關於中國近代史，李揚帆認為：中國近代以來所產生的愛國主義，更多的是從鄉土意識（中國意識）中產生，且因為它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理解」和「法律的幫助」之上，所以這種中國本土的愛國主義便有了兩個特色：一是，它有時是理性的，有時是極端排外的；二是，它有時是統一的，有時內部的持有者會充滿著非理性的互相攻擊和漫罵。⁴⁷這就說明了郭嵩燾面對的時代巨輪是如何壓垮著他，甚至在波濤洶湧的宦海中一路載沉載浮。

郭嵩燾的經學成就來自於對經典的「即經循考」，實事求是；材料的揀取則漢、宋兼採，不主一說；且因熟習儒家經典，得以細繹源流，詳考得失，觸類旁通；研究的目的是在於通經致用，從修身成己到立身制行，走的還是一條中國傳統儒家士大夫的道路。但與時人相較，郭嵩燾學術「質疑」的眼光與思考則更為銳利、前瞻。

郭氏〈戲書小像〉其二自云：「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學問半通官

45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四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04。

46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四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531。

47 李揚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自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頁4-5。

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⁴⁸明確表達自己為深識有才者，卻不見容於世。從經世派的後勁到洋務派的中堅，直至維新派的先驅，⁴⁹其人生與思想歷程頗值深入探究。同時，汪榮祖認為郭嵩燾是獨醒的先知：

郭嵩燾進一步涉及到體制的改革，並且批評到傳統士大夫的靈魂深處。他又不避讚美西方之諱，而且擇善固執，於私函中自謂「雖謗毀遍天下，而吾心泰然」；因自覺「所犯以罵譏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國家也」。於此可見李（鴻章）、沈（葆楨）、丁（日昌）輩雖亦遭世詬罵，遠不如郭之甚……當時人覺其獨醉而眾醒，但今日視之，實眾醉而斯人獨醒！郭嵩燾確是那個時代中，最勇於挽瀾之人。⁵⁰

「力挽狂瀾」，四字道盡郭嵩燾一生堅持！

五、參考文獻

（一）專著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10月）。

陸寶千：《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10月）。

李揚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國的世界觀念之研究·自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2月）。

王繼平：《晚清湖南學術思想史稿》（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

李開，劉冠才主編：《晚清學術簡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1月）。

馮天瑜，黃長義：《晚清經世實學》（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12月）。

48 郭嵩燾：《養知書屋詩文集》詩集卷十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頁1973-1974。

49 李鳳遐：〈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思想先行者——郭嵩燾〉，《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頁80。

50 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台北：東大圖書，1993年10月），頁410-411。

王興國：《郭嵩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

錢鍾書主編：《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王先謙編：《郭侍郎奏疏》（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郭嵩燾：《養知書屋詩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

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二）學位論文

陳玫琪：《郭嵩燾禮記質疑駁議鄭注、孔疏之研究——以禮制為例》，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在職碩士班學位論文，2007年6月。

（三）期刊論文

周忠：〈試析郭嵩燾的學術思想〉，《沙洋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4期，頁11-12、26。